

信阳年味

爷爷奶奶记忆中的

年味

编者按:

春节临近,信阳的年味也越来越浓。社会在发展,时代在变迁,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替代不了一年一度的精神狂欢。过年,对于每个人、每个家庭来说,总是意义非凡。

你记忆中最浓的“年味”是怎样的?

是全家团圆的喜乐,是准备年货的忙碌,还是年夜饭聚集的香气,亦或是屋外烟花闪耀的那种瞬间的美?

那些藏于心灵深处的纯真味道,总会令人一辈子难以忘怀,年底更是倍加想念。今起,本报推出“信阳年味”专题,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不同群体、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讲述他们心中的最浓“年味”故事。

罗素萱:方寸窗花剪出幸福来

首席记者 周涛

春节将至,申城年味儿渐浓。漫步大街小巷,不经意间发现各种窗花、福字、对联悄然登上柜台,卖窗花的柜台前都挤满了人。人们欣喜地购买着一幅幅“四季平安”“年年有余”,欢喜的笑脸被大红窗花映得格外生动。窗花是过年喜庆的象征,盛开着特有的吉祥。在家住报晓新村社区的77岁老人罗素萱眼中,最值得回忆的就是渗透着年味的剪窗花。

昨日,记者来到罗素萱家中,只见梅、兰、竹、菊四季花卉,招财进宝、麒麟送子、连年有鱼等单幅体裁的剪纸,经过裱框后装订在墙上,琳琅满目。“这些都是我在家没事自己剪的。”罗素萱笑容中透着些许羞涩。

罗素萱回忆说,小时候,每逢过年,她的母亲总要自己

剪窗花,在家里的各个窗户玻璃上贴上窗花,那一张张精致、美丽、喜气的窗花,盛开在窗户上,呈现在眼前,把一年的喜气凝聚在方寸之间。

“自打三四岁记事起,每年过年就望着母亲剪窗花,慢慢的自己也会了。要说学剪窗花,我母亲还是学的我外婆的手艺。”罗素萱笑着说,“记得小时候,一到腊月村子里随处可见‘剪花嫂’的影子,妇女们三五成群在一起交流花样,剪刀‘嚓嚓’如喜鹊欢叫,游刃有余地在红纸上穿梭,孩子们也成群结队学剪纸。”

罗素萱说,起初学剪纸只是一些喜、禄、福、寿等象征节日的字,等熟练了,也越来越有趣了,然后就是从剪传统花样到自己创作花样。说话间,她拿出了自己制作的剪贴本,在剪贴本中,有她创作的“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”“龟



罗素萱正在剪窗花 首席记者周涛摄

兔赛跑”等故事图,有富贵牡丹图,有剪纸教学图,还有她新创作的猴年剪纸。“这是金猴,这是祥云,这是稻穗……”罗素萱指着剪纸介绍着。

来到罗素萱所谓的“工作室”,只见简单的小台灯,一张桌子,一叠红纸,罗素萱表示要现场为记者剪上一幅。谈笑间纸屑飞舞,一张张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的剪纸呈现在眼前。在房间微弱的灯光下,罗

素萱显得格外慈祥。

“现在时代变了,市场上大大小小的窗花都有,不但省事还美观,贴在窗上立刻有了节日气氛,可总是觉得年味儿不似往年那般浓了。”临行前,罗素萱送给记者两张剪纸,然后笑着说,“现在一动手剪窗花,就能想到那个年代赶集、守岁、拜年的欢乐场景,也许这也是我喜欢剪窗花的一个原因吧!”

胡世友:温暖火盆映着一家亲

首席记者 周涛

“这不,马上就到腊八了,我买了些做腊八粥的材料。”昨日,见到68岁的胡世友是在浉河区十三里桥乡的一家超市门口,老人提着装有糯米、花生、麦仁、芝麻等食材的袋子,兴奋地为记者讲述着自己记忆中儿时的年味儿。俗话说,腊八粥吃完,开始忙过年。进入腊月后,过了腊月廿三忙得尤甚,每家每户就开始准备年货、打扫屋子、送灶王等,统称为“忙年”。

那个阶段,胡世友所在的青石桥村各个店铺就开始上年货了,老街不长,真正卖年货的店铺没几家,许多都是从其他乡村天不亮便走来赶集的。有卖烟酒糖茶、鸡鸭鱼肉、鞭炮香纸的,有卖蛋糕糕点、豆腐干果的,也有老先生写春

联、卖年画的。集市的大街上,犹如人海的海洋,叫卖声、欢笑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,让人感觉整个集市都被挤得摇摇晃晃。“最热闹的要数卖鞭炮的摊位了,几阵鞭炮响过,卖鞭的人扯着嗓子一喊,摊位就被围得满满的,买的人垫脚尖伸长脖子,把钱伸向前去。”胡世友回忆说。

腊月廿四,拂尘扫房子。那一天,每家都用长长的竹竿接起来的鸡毛掸子,扫净屋梁上墙上、窗户顶上、柜子上的灰尘,大人们在头上围一块枕巾、戴上套袖,把小孩儿赶出去,然后把橱柜桌椅全部擦洗一遍。一整天就弄这个事,为的就是让屋里焕然一新,全家一起清清洁洁、欢欢喜喜迎大年。

在胡世友的记忆中,除夕夜是最令人难忘的。那个年代

的农村没有电,村里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的两个门墩上点上蜡烛,吃着年夜饭。饭后,大人们便将提前准备好的花生瓜子分发给孩子们。分食物也是有多有少的,一般是谁守岁时间最久,谁的东西最多。就这样,一家老小围着火盆,吃着东西说着话,为了争个第一,瞌睡得鸡啄米似的直点头,也不愿去睡觉。

初一的凌晨四五点钟,就已经有早起的人家开始放鞭炮下饺子了。先是远处传来一阵密集的鞭炮声,不久左邻右舍鞭炮齐鸣,全村男女老少相继起床,小孩儿穿着新衣服欢笑着跑来跑去。洗刷完毕,父母亲要给孩子发压岁钱,发完压岁钱,父母亲领着孩子给爷爷奶奶拜年,老人们也把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在这时候发给孙子、孙女们。

初一以后的几天里,总是有人领着小孩子拜年,噼噼啪啪满街是人,碰巧遇见个高辈分年长的,一说拜年一跪一大片,也算是一道风景线。接着便是走亲友,一声声“给您拜年”不绝于耳。这样的风景一直持续到农历二月初二,年货也吃差不多了,年也差不多走远了。一个正月里,整个乡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。

“以前好多年货都是自己家做,现在超市啥都能买到;以前家人围坐在一起烤着火聊着天,现在都看着春晚……”胡世友对记者说,“那时候,过年是很有味道的,这种味道咱也不清楚是啥味道,总之感觉很好!小时候家乡的年味儿一辈辈延续下来,现在虽然改变很多,但是快乐安康、合家团圆的祝愿却不会改变。”

